宋元學案三

高平　盧陵

ロ仁13
486
3

高平學案表

戚同文

附師楊愨
門人宗度
許驤
陳象輿
高象先
郭成範
王觚
滕涉

范仲淹
睢陽所傳

子純祐
子純仁——孫正平
孫正思
李之儀——韋許

宋元學案
支那所有

子純粹
富弼
張方平
張載別爲橫渠學案
厎介別見泰山學案
李覯——孫立節——子勰
子勵
胡瑗
徐唐別見安定學案
曾鞏別見廬陵學案
劉牧別見泰山學案

范純仁見上高平家學
呂希哲別爲榮陽學案
並盱江學侶
胡珓別爲安定學案
孫復別爲泰山學案
周敦頤別爲濂溪學案
並高平講友
韓琦——子忠彥——六世孫冠卿
六世孫宜卿
並見清江學案

趙君錫

歐陽脩 別爲廬陵學案

並高平同調

慈谿馮雲濠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鄞縣全祖望補本

高平學案

祖望謹案晦翁推原學術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以入聖人之室尤爲有功孝宗嘗以朝臣之請將與歐陽兗公並入澤宮已而不果今卒舉行之公是爲不泯矣述高平學案梓材案高平學案謝山所特立而底稾無存其存者特文正三傳弟子韋深道一傳耳今以史傳參補而移忠宣與及門李端叔傳于安定學案以足之謝山嘗立盱江學案而定本無之蓋已併入此卷又案安定泰山諸儒皆表揚于高平而高平實發

原于睢陽戚氏故倣謝山述元儒魯齋學案之推原江漢而亦先之以睢陽云

高平所出

隱君戚正素先生同文 附師楊愨門人宗度許驤陳象輿高

戚同文字同文 雲濠案一作字文約 象先郭成範王礪滕涉

于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鄉里爲之感

動始聞邑人楊愨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因授禮記隨卽成誦

日諷一卷愨異而留之不終歲畢誦五經愨卽妻以女弟自是

彌益勤勵讀書累年不解帶時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

一遂以同文爲名字愨嘗勉之仕先生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

仕愨依將軍趙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託先生卽爲葬三世數

喪直復厚加禮待爲築室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

者五十六人宗度 雲濠案先生上蔡人虞城主簿 翼子舉進士仕至京西轉運使 許驤 雲濠案先生字允升世家薊州父唐以行商卜居睢陽 陳象輿 高象先 雲濠案先生與呂文穆公齊名官至兵部侍郎 郭成範 雲濠案先生最有文名 王礪 雲濠案先生事母至孝 滕涉 雲濠案先生爲給事中 雲濠案先生以司封員外郎致仕 士官至屯田郎中 父知白官河北轉運使 皆踐臺閣而高平范文正公亦由之出先生純質尚信義人有喪者力拯濟之宗族鄰里貧乏者周給之冬月多解衣裝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有義爲貴焉用此爲由是深爲鄉里推服有不循孝悌者先生必諭以善道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樂聞人善未嘗言人短與宗翼張昉滕知白爲友生平不至京師長子維任隨州書記迎先生就養卒于漢東年七十三好爲詩有孟諸集二十卷楊徽之嘗因使至郡一見相善多與酬唱徽之嘗云

陶隱居號堅白先生先生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追號正素先生參史傳

謝山慶曆五先生書院記曰有宋眞仁二宗之際儒林之草昧也當時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陽戚氏在宋泰山孫氏在齊安定胡氏在吳相與講明正學自拔于塵俗之中梓材案袁絜齋爲四明教授廳壁續記云國朝岸序之設徧于寓內自慶曆始其卓然爲後學師表者若南都之戚氏泰山之孫氏海陵之胡氏徂徠之石氏集一時俊秀相與講學涵養作成之功亦既深矣是謝山所本亦會值賢者在朝安陽韓忠獻公高平范文正公樂安歐陽文忠公皆卓然有見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學校徧于四方師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天叟輩共以經術和之說者以爲濂洛之前茅也又曰睢陽學統至近日而湯文正公發其光則夫薪火之傳幸勿以世遠而替矣又答張徵士問四大書院帖子曰戚同文講學睢陽生徒即其居爲肄業之地祥符三年賜額晏元獻公延范希文掌教焉

睢陽所傳

文正范希文先生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後徙江南遂爲蘇州吳縣人先生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迺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還姓更其名遷大理寺丞

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服除薦爲祕閣校理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乙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先生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事雖不行仁宗以爲忠章獻太后崩召爲右司諫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先生出撫江淮所至開倉賑撫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捄弊十事會郭皇后廢爭不能得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先生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留先生畢其役許之歷轉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先生上百官圖指其次第且言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忌之他日論建都之事復與夷簡不合迺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以張禹目之夷簡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先生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進先生龍圖閣直學士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先生使釋前憾先生頓首謝曰臣嚮論蓋國家事于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先生自請行還戶部郎中兼知延州累以邊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開府涇州先生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故賊亦不敢犯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儒默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先生有相材請代舉正遂改參知政事固辭不拜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帝開天

章閣召二府條對先生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所言切中時弊帝悉采用著爲令初先生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先生士望所屬超擢不次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先生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僥倖者不便于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遼陲有警先生復請行遼乃以先生爲河東陝西宣撫使麟州新羅入寇言者多請棄之先生爲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比去攻者益急先生亦自請罷遒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

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先生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先生泛通六經尤長于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幷推其俸以食四方遊士士多出其門下嘗自誦其志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感論國事時至泣下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先生倡之史傳稱先生內剛外和汎愛樂善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里巷之人皆樂道其名字死之日聞者莫不歎息所著丹陽集若干卷奏議若干卷雲濠案丹陽集二十卷奏議十七卷參史傳

庭稱先儒范子

易義

家人陽正于外陰正于內陰陽正而男女得位君子理家之時也明乎其內禮則著焉順乎其外孝弟形焉禮則著而家道正孝弟形而家道成聖人將成其國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後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後孝弟大興焉何不定之有

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時也夫高以下爲基木始生于地中其舉遠矣聖人日躋其德而至于大賓賢者日崇其業而至于公圭以順而升物不距矣故爻無凶咎

艮止之道必因時而存之時不可進斯止矣高不可亢斯止矣位不可侵斯止矣欲不可縱斯止矣止得其時何咎之有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君子其孰能與于此乎

女生而知其嫁也必漸而及時然後有歸焉君子學而知其仕也必漸而成德然後有位焉故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乾陽漸進而至于在天坤陰漸進而至于堅冰天地不能踰而況于人乎

附錄

晏殊留守南京公遭母憂晏公請掌府學常宿學中訓督學者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詗之見先寢者詰之其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爲法由是從學者輻湊記聞

公爲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衆于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于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于是恩例俸賜常均于族人幷置義田宅云 小學外篇

錢君倚義田記曰范文正公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曰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曰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

呂紫微童蒙訓曰范子夷說其祖作外任官時與京中人書戒其慎勿竊論曲直取小名受大禍不比任言官也相見正當論行己立身之事

梓材謹案紫微每拳拳于范氏家學故移其所稱引者分錄之

汪玉山與朱子書曰范文正公一見橫渠奇之授以中庸若謂從學則不可

梓材謹案橫渠之于高平雖非從學然論其學之所自不能不追溯高平也

謝山跋范文正公年譜曰公于貴後以金帛酬朱氏撫育之恩足矣至回贈繼父以太常博士而以蔭補朱氏子官則于義未爲當不可以大賢而曲護之

高平講友

文昭胡安定先生瑗　別爲安定學案

殿丞孫泰山先生復　別爲泰山學案

元公周濂溪先生敦頤　別爲濂溪學案

高平同調

忠獻韓魏公先生琦　附子忠彥

韓琦字稚圭安陽人父國華右諫議大夫先生弱冠舉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歷遷監左藏庫出爲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時王隨陳堯佐爲相韓億丁中立參知政事先生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內降抑僥倖王沂公喜謂先生曰諫官固宜如此先生益自信元昊反命爲陝西安撫使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爲經畧安撫討使晝攻守二策入奏仁宗用攻策詔鄜延涇原同出征大將任福不用命沒于好水川先生上章自劾知秦州尋復之未幾還舊職爲陝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屯涇州先生與范文正在兵閒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時上急于求治手詔宰相杜衍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先

生條上七事議稍用又獻九事大畧欲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
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謝
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措置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討平羣
盜歸陳西北四策會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先生右洙朝論
不謂然乃請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連徙定州兼安撫使進
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幷州又知相州
嘉祐元年召爲工部尚書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三年六月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遷刑部尚書六年閏八
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至和中上病不能御
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
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至是先生乘閒懷漢書孔光

傳以進曰成帝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如是況陛下乎帝乃
立宗實宗實英宗舊名也明年英宗嗣位以先生爲仁宗山陵
使加門下侍郎封衞國公門人親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先生
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英
宗暴得疾太后不悅一日先生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先
生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
不孝邪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
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
大感悟拜先生右僕射封魏國公帝崩奉詔立神宗拜司空兼
侍中爲英宗山陵使先生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先生堅辭位除
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

去今日已降制矣賜與道坊宅一區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以歸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先生亟言之帝懷其疏以示宰相曰琦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于是先生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六年還判相州既至之二年換節永興未拜而卒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帝哭之慟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謚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常令其子若孫一人官于相以護邱墓先生識量英偉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所建請顧義所在無適莫心嘗處危疑之際或諫自保先生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生平折節下士九以奬拔人材爲急王介甫有盛名或以爲可用先生獨不然之及守相陛辭神宗問王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與富鄭公齊名號稱賢相人又謂之富韓云徽宗追贈魏郡王子五人長忠彥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慶歷五先生書院記謂忠獻與范文正歐陽文忠皆卓然有見于道之大槩文忠自有學案韓范二公齊名故列忠獻傳于文正後云

附錄

神宗皇帝卽位之初年雖卻韓琦新法之疏至于再三逮琦薨兩宮震悼躬製神道碑念之不已稱爲社稷之臣

梓材謹案此晁景迂初見欽宗之言見邵氏聞見後錄

元城談錄曰韓魏公鎭北門朝臣決令守把兵士不伏以解府

公問汝罵長官信否曰實有公曰汝爲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判市曹處斬畧不縈色潞公鎮北門有解一卒如前者公問亦判處斬而震怒擲筆潞公氣稟雄傑不容奸惡非傲物也魏公和平畧無崖岸

又語錄曰歐公非繫辭韓魏公與同政府甚久無事不言獨不與言繫辭

梓材謹案汪玉山與呂逢吉書云歐陽公謂繫辭非孔子所作韓魏公終身未嘗與言易與此畧同

晁氏客語曰韓公謂孔叔曰凡處事但自家踏得腳地穩一任閒言語

胡文定曰本朝卿相當以李文靖韓忠獻爲冠

文忠歐陽元叔先生脩別爲廬陵學案

高平家學

主簿范先生純祐

范純祐字天成吳縣人文正公長子也性英悟自得尚節行十歲能讀諸書爲文章有聲文正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安定瑗爲師安定立學規艮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文正患之先生尚未冠輒自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爲諸郡倡寶元中西夏叛文正連官關陝皆將兵先生與將卒錯處鉤深摘隱得其才否由是文正任人無失而屢有功文正帥環慶議城馬鋪砦砦逼夏境夏懼扼其衝侵撓其役先生率兵馳據其地夏衆大至且戰且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之以安先生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及文正以讒罷先

生不得已蔭守將作院主簿又爲司竹監以非所好卽解去從文正之鄧得疾昏廢卧許昌富鄭公守淮西過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問鄭公之來公耶私耶曰公先生曰公則可凡病十九年卒年四十九參史傳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

范純仁字堯夫文正公仲子也以父任爲太常寺太祝第進士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辭時胡安定瑗與孫泰山復石徂徠介李盱江覯皆客文正門先生從之學梓材案樓攻媿序忠宣文集云蓋公天資誠確篤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博之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益發爲文辭根柢六經切于論事無有長語而一出于正據此則孫石李三先生之于忠宣皆在師友之間殆泰山與安定爲其師而徂徠盱江特其友歟每講肄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墨父歿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歷遷侍御史會議濮王典禮先生言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先生還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先生言陛下以長君臨御柰何使命出房闥恐異日爲權臣矯託之地尋詔罷追尊起先生就職先生乞外遂通判安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帝曰卿善論事爲朕條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帝切于求治多延見咨訪疏遫小臣先生言小人知小忘大

貪近昧遠其言不可不察又論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用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爲不肖合意爲賢人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決執政遣人諭留已擬知制誥矣先生曰此言何爲至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凡所上章語多激切帝悉不付外先生錄申中書安石乞加重貶帝不從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先生戒州縣未得遽行新法安石怒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闕入對帝曰卿父在慶著威名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先生知帝有功名心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願別謀之帥臣環州种古執熟羌爲盜流南方過慶呼冤先生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讀訟詔御史治于寧州先生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于河者獄成古以誣謫亦加先生以他過黜知信陽軍移知河中哲宗立復直龍圖閣知慶州召入歷除給事中宣仁后垂簾司馬文正公爲政將盡改熙豐法度先生謂去其太甚可也累進吏部尚書同知樞密右僕射中書侍郎先生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王覿言事忤旨先生慮朋黨將熾與文潞公呂申公辯于簾前未解先生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柄慶歷政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陛下戒之因錄歐

文忠朋黨論以進吳處厚上蔡確車蓋亭詩以爲譏訕廷議欲
竄憲典惟先生與王存以爲不可爭之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
世交章劾先生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潁
昌府歷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
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
位蔽賢宣仁寢疾召先生曰汝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
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先
生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崩哲宗親政所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
侍從臺諫官亦多不由進擬先生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
觀天下治亂實本于此又羣小競排宣仁垂簾時事先生曰太
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
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上之李清臣殿試策問爲紹述之說
蘇轍奏辯引漢昭變法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
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先生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詞
轍言殆非諷也且進退大臣不當如呵叱奴僕右丞鄧潤甫越
次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先生曰不然法本無弊弊
則當改帝爲少霽轍平日與先生有異至是乃服謝曰公佛地
位中人也帝既召相章惇先生堅請去遂出知潁昌府徙河南
又徙陳州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惇先期阻其事先生
上疏爲申理且曰臣會被大防排斥陛下所親見臣之激切蓋
仰報聖德爾惇不悅詆爲同罪連貶兗州安置時以疾失明怡
然就道聞諸子怨惇必怒止之赴貶所江行舟覆扶先生出衣

盡瘁顧諸子曰此亦豈章惇爲之哉徽宗卽位虛相位連除觀文殿大學士屢賜優詔茶藥以病乞歸卒年七十五謚忠宣先生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義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在洛與司馬諸賢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而已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賑貧乏之種古之獄不少芥蒂且念先世契誼薦擢之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盡每戒子弟曰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曰六經聖人之事知一字則行一字須要造次顚沛必於是有請教者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梓材案鄒道鄉稱范丞相說作惟儉可以成廉次句同解題稱先生著有言行錄二十卷彈事五卷國論五卷並佚忠宣文集二十卷奏議二卷遺文一卷附錄一卷補編一卷今存

子正平正思正平克承家學從黃氏原本移入

梓材謹案梁洲原本忠宣及李端叔附傳並在安定學案今檢謝山修補臺本韋深道傳標題高平韋爲忠宣再傳弟子則忠宣端叔二傳皆當入高平學案可知故並移之

附錄

知襄城伯兄純祐久心疾先生承事照管如孝子召編校祕閣書籍以兄病辭不赴富公責之曰臺閣淸資人豈易得何必苦辭先生曰富貴有命

文正公在睢陽遣先生到姑蘇取麥五百斛先生時尚少旣還舟次丹陽見后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先生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對

曰石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已與之矣

襄民素不事蠶織未有植桑者先生因有罪情輕者視所植多寡榮茂除其罰民思不忘號著作林

旱久不雨先生度將來必闕食遂盡籍境內客舟召其主而諭之曰民將無食爾等商販惟以五穀貯于佛寺中候闕食時吾爲汝主糶衆賈從命運販不停諸縣饑境內之民不知也

自陝西運副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西久主漕輓必精意邊事城郭甲兵糧儲何如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糧儲粗備帝愕然曰卿才能如此朕所倚賴而執事皆言粗何也徐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意于邊事恐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釁塞外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糜費爵賞不惟爲今日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願陛下究孟子交鄰之道修孔子來遠之德使好生之德洽于遐方彼將愛戴陛下如父母雖其會首桀驁欲侵侮我疆其徒亦不爲之用也

環慶大饑公初到餓殍滿路先生欲發常平封椿粟糶賑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得旨後散先生曰人七日不食卽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弗預吾寧獨坐罪

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共政司馬溫公入相首改差役先生謂之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溫公有所建請先生復言宰相當虛心以采衆論不必謀自已出謀自已出則諂諛得乘閒迎合而正士當卷懷

退避先生與溫公雖同志及臨事不苟同不見小思前料後劑量矯正類如此

溫公欲令進士召朝官保任然後應舉又更貢舉法先生曰舉人難得朝士相知士族近京猶可寒遠之士九不易矣兼今之朝士未必能過京官選人京官選人未必能如布衣徒令求舉未必有益既欲不廢文章則雜文四六之科不如設在眾人場中不須別設一科也孟子恐不可輕黜猶六經之春秋也溫公從之

除兼侍講公語人曰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人君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爲體使邪僻浮薄之說無自而入然後發號施令爲宗廟社稷之福豈務章通句解以資口舌之辯哉及在經筵進講必反覆開陳其說歸于人君可用而後止

元祐三年有吳處厚者以蔡確題安州車蓋亭詩來上以爲詬訕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確以吾比武后當重謫呂汲公大防爲左相不敢言先生乞薄罪不從初議貶確新州先生謂汲公曰此路荊棘已七八十年吾輩開之恐不自免汲公不敢言先生因乞罷政

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于先生者手自答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鴞爭食連城與瓦石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不惟不能勝兼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百家謹案先生只此數語眞聖人之言也夫聖人之本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且不爲彼以開拓邊疆爲事使百姓肝

腦塗地而不恤者罪不容于死者也先生既承文正公之家學而又得安定泰山之傳其學以忠信爲體六經爲功至其事君一以正心誠意格其非心勸其仁愛萬民毋開邊釁百家嘗想先生父子開古今來粹然純白學問中不易多覯之人也先生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畧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曰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使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敘尚使存歿猶污瑕疵又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命門人李之儀次第之先生之至死盡忠如此梓材案以

上附錄與黃氏案語亦自安定學案移入是卷

鄒道鄉曰范丞相平生所稱引奏對秖是孝經論語孟子周易嘗云人作好事不堪再說說著便不中

呂舍人官箴曰范忠宣公鎮西京日嘗戒屬官受納租稅不要令兩頭探或問何謂曰不要令人戶探官員等候受納官員不要探納者多少然後入場此謂兩頭探但自絕早入場等人口則自無人戶稽留之弊黃氏補本

汪玉山與呂逢吉書曰忠宣持論專欲消合黨類兼收並用而不知其勢亦有未易爲者君子小人之勢決無兩立元祐晚年呂微仲逐去劉莘老門下士而引李清臣鄧溫伯蒲宗孟于從班忠宣之說畧施行矣然首倡紹述之說者李鄧也其流害迄

于今可見矣曾子開謂范公之言行于元祐必無紹聖大臣報復之禍然使蔡確不殛他日復出豈在惇卞下特不當以詩罪之耳且惇卞在元祐或偃息大郡或優游奉祠所以貸之者厚矣畧無懷惠悔過之意則專以優柔待小人者非其理也若謂忠宣有他意則不可其再相力辯臺諫誣罔吐剛茹柔罷相後尙乞寬元祐諸人以至得謫是果何求願更愼言之

祖望謹案東萊亦以范堯夫參用熙豐小人之說爲非

恭獻范先生純禮

范純禮字彝叟文正公三子以父蔭爲祕書省正字簽書河南府判官知陵臺令兼兀安縣兀昭陵建京西轉運使配木石磚甓及工徒于一路獨兀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范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之先生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時用乎琦是其對還朝用爲三司鹽鐵判官以比部員外郎出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先生一以靜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于民民圖像于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除戶部郎中累遷刑部侍郎進給事中張耒除起居舍人病未能朝而令先供職先生批敕曰臣僚未有以疾謁告不赴朝參先視事者聞者皆悚動御史中丞擊執政將遂代其位先以諷先生先生不可卽徙先生刑部侍郎而後出命轉吏部改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出知亳州徽宗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刻深爲治先生以寬處之既拜禮部尙書擢尙書右丞呂惠卿告老徽

宗問執政執政欲許之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會布奏議者多憂財用不足此非所急也願陛下勿以爲慮先生曰大農告匱帑庾枵空而曰不足慮非面諛邪因從容諫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非必盡懷邪爲私又曰自古天下治亂繫于用人人君欲得英傑之心固當不次飭拔必待薦而後用則守正特立之士將終身晦迹矣左司諫江公望論繼述事當執中道不可拘一偏徽宗出示其疏先生贊之曰願陛下以曉中外使知聖意所嚮亦足以革小人徇利之情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先生沈毅剛正會布憚之激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先生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罷爲端明殿學士知潁昌府提舉崇福宮崇寧中啟黨禁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單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年七十六參史傳

安撫范先生純粹

范純粹字德孺文正公季子也以蔭遷至贊善大夫檢正中書刑房公事以事出知滕縣遷提舉成都諸路茶場元豐中爲陝西轉運判官時五路出師伐西夏高遵裕出環慶以劉昌祚後期欲按誅之昌祚憂患病卧其麾下皆憤焉先生恐兩軍不協致生他變勸遵裕往問昌祚疾其難遂解神宗責諸將無功謀欲再舉先生奏關陝軍力單竭公私大困根本可憂神宗納之

進爲副使吳居厚爲京東轉運使數獻羨賦神宗將以徐州大
錢二十萬緡助陝西先生語其僚曰吾部雖急忍復取此膏血
之餘卽奏本路得錢誠爲利自徐至邊勞費甚矣懇辭弗受入
爲右司郎中哲宗立居厚敢命先生以直龍圖閣往代之盡革
其苛政時蘇軾自登州召還先生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先
生講此事尤爲精詳復代兄純仁知慶州與夏議分疆界先生
請棄所取夏地所言皆畧見施行夏人不庭先生遣將曲珍救
之曰本道首建應援牽制之策臣子之義忘軀徇國無謂鄰路
被寇非我職也珍卽日疾馳三百里破之于曲律擣橫山夏衆
遁去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再任召爲戶部侍郎又出知延州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釁御史郭知章遂論先生元

祐棄地事降直龍圖閣明年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章惇蔡
卞經畧西夏疑先生不與共事改知鄧州壓河南府滑州旋以
元祐黨人奪職知均州徽宗立起知信州尋以言者落職知金
州又謫常州通判鄂州安置鋪子弟不得擅入都會赦復徽祠
久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清宮黨禁解復徽猷閣待制致仕
卒年七十二先生沈毅有幹畧才應時須凡條疏時事議論皆
劉切詳盡同上

附錄

鄒道鄉曰范德孺在太原每支官吏及軍士糧同出一廒雖有
溼惡軍士自不怨

高平門人

文忠富彥國先生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篤學有大度初遊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果禮部試下西歸范文正公追之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遂舉茂才異等僉書河陽判官通判絳州慶歷中再使契丹以成和議拜樞密使封韓國公後與文潞公彥博並相天下稱爲富文元豐六年卒年八十先生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訃聞贈太尉謚文忠　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初封鄭國始名皐晏元獻判南京文正權掌西監晏屬之擇壻文正曰監中有二舉子富皐張爲善皆有文行可壻晏問孰優曰富修謹張疏俊晏取先生爲壻文正掌監事而先生與張文定並爲舉子固得爲文正門人也又案呂與叔集載先生致事家居專爲佛老之學與叔嘗奏記于先生是先生爲學不若文正之醇矣

附錄

神宗欲相富弼以疾辭退居洛陽多以手疏論天下大利害神宗必賜手札報之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而卻之曰如此則富弼手疏稱老臣無處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卽當至矣弼薨躬製祭文

梓材謹案此晁景迂初見欽宗之言

劉器之曰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梓材謹案此晁氏客語謝山節入景迂學案茲爲鄭公立傳而移之

元城語錄曰富鄭公使敵說以用兵則國家受其害人臣享其利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

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爲然蓋取嚴安諫用兵曰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前輩讀書必見于用

陳唯室步里客談曰富文忠少日有詬者如不聞知或告之則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文定張樂全先生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絶倫先舉茂才異等爲校書郎知崑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再舉制科者乎命直集賢院俄判西京入覲留判尚書都省累拜參知政事西京留守知陳州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司空謚文定先生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謇切至于用官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守蜀得眉山蘇洵與其二子軾轍深器異之嘗薦軾爲諫官晚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疑然不少屈以是望高一時參史傳

雲濠謹案樓攻媿跋先生上范文正公書云文正講道睢陽樂全以文受知晏元獻公欲擇二壻其一則富文忠公次則樂全樂全雖不成婚然皆文正所薦時蓋名爲善云

附錄

元城語錄曰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救之其子不敢投後東坡見之亦吐舌色動蓋安道書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豈不激怒但當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別爲橫渠學案

直講石徂徠先生介別見泰山學案

說書李盱江先生覯

李覯字泰伯南城人學者稱爲盱江先生後辯能文舉茂才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范文正公薦爲試太學助教上明堂位定制圖嘉祐中用國子監奏召爲海門主簿太學說書而卒先生嘗著周禮致太平論平土書禮論門人鄧潤甫熙寧中上其退居類稾皇祐續稾幷後集請官其子參魯詔爲郊社齋郎參史傳

梓材謹案盧氏所藏學案原底于先生門人孫介夫傳標云盱江知謝山嘗立盱江學案檢原底序錄士劉諸儒學案條有江楚則有李覯句後定刊本又節之蓋以盱江併入高平爾又案忠宣傳安定泰山徂徠盱江皆客文正門先生與徂徠輩行較後以爲文正門人可也

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爲太室連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于東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處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爲太廟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謂中央土居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太廟相通爲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四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爲左个右个也大戴禮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

二偏八个之室幷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也白
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九室十二坐四太廟前各爲一
門坐于堂上門旁夾兩窗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
右形如夾房故有个名太廟之內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
帝之位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于五行最尊故天
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
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于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
廟之名以聽朔也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
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窗闥之制也聶崇義所
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禮記外
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案明堂位八蠻之國南門之外九采

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
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
則不得不有皐庫雉門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
五門則餘三面皆各有五門鄭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
其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爲應門又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
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
卽是應門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
變其內門之名爲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何害于義四夷之君
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于郊野道路之間豈朝會
之儀乎王宮常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
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豈爲稱哉若其建置之所則涪于登云

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朝于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合天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今圖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于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協于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本于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爲一門門夾兩窗是謂八窗四闥稽于白虎通也十二階采于聶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酌于明堂位禮記外傳大傳曰別子爲祖注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又曰繼別爲宗注云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又曰繼禰者爲小宗注云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又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注云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會祖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說者曰別子謂公子諸侯之庶子也若細別言之則妻之所生爲適妾之所生爲庶若稱據正體言之則妻之長子爲適其次子以下及妾所生通得謂之庶子也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爲君而庶子不得禰先君故自與其後世子孫爲始祖也云若始來在此國者謂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者亦得謂之別

子自與其後世子孫爲始祖也別子之適子世繼別子爲大宗族人尊之雖五世以外皆爲之齊衰三月爲其母妻亦然所謂百世不遷者也其別子之庶子不得禰別子則自使其適子繼己而爲小宗所謂繼禰者爲小宗也繼禰則與親兄弟爲宗也又其適子則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也又其適子則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也再從兄弟爲宗也又其適子則繼曾祖與從兄弟爲宗也其庶子皆不得繼禰各自使其適子繼己而爲小宗焉是自高祖之後至元孫凡四世就此第四世小宗之三從兄弟而言則其人有小宗四矣宗其繼禰者親兄弟也又與之共宗于繼祖者同堂兄弟也又與之共宗于繼曾祖者再從兄弟也又與之共宗于繼高祖者三從兄弟也然則四宗備矣又與四宗共宗于大宗是爲五宗也其于小宗各以本服之親兄弟齊衰期也同堂兄弟大功也再從兄弟小功也三從兄弟緦麻也至第五世繼高祖之父者與四從兄弟無服不復爲之宗所謂五世則遷者也若世數尚少則小宗或有三或有二或有一其曰小宗四者蓋極言之耳不必皆然也五宗圖序

常語

或問伊尹廢太甲有諸曰是何言歟君何可廢也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成湯既歿二十五月中伊尹之知政太甲之居憂固其常也不宮于亳而宮于桐近先王墓使其思念名之曰放儆之之意也故三祀十有二月朝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十六月而卽吉也則太甲之爲君何嘗一日廢

矣哉

或曰伊尹放太甲而天下厭然周公屏成王而國有流言何也曰周公武王弟也有矣立之勢管蔡其至親也易以生怨以怨濟疑理固然也敢問太甲不能終允德成王不見金縢之書則伊周柰何曰太甲賢也不得不改成王亦賢也不得不悟太甲成王果不賢邪則湯武不以託伊周伊周亦不受之于湯武或曰知人蓋未易也周公不知管蔡安知成王曰事有小有大有緩有急監武庚之國其在人也常事也天下之政多矣譬諸日月猶有所不照夫以新造之周而謀嗣焉其用心奚若堯不知四凶可也至于丹朱其有不知者乎

或曰自漢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其人之號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號也惟其所自稱耳帝亦稱皇書曰皇帝清問下民是也王亦稱帝易曰帝乙歸妹是也如其優劣之云則文王武王劣于帝乙者乎霸諸侯號也霸之為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豈天子之所得為哉道有粹有駁其人之號不可以易之也世俗見古之王者粹則諸侯而粹者亦曰行王道見古之霸者駁則天子而駁者亦曰行霸道悖矣宣帝言漢家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由此也人固有父為士子為農者矣謂天下之士者曰行父道謂天下之農者曰行子道可乎父雖為農不失其為父也子雖為士不失其為子也世俗之言王霸者亦猶是矣若夫所謂父道則有之矣慈也所謂子道則有之矣孝也所謂王道則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謂霸道則有

之矣魯京師也非粹與駁之謂也

或曰詩人以后稷先公致王業之艱難其非諸侯矣乎曰武王既得天下詩人迹其世世修德始于后稷公劉以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故云爾也當商之未喪誰有此言乎如使紂能悔過武王不得天下則文王之爲西伯霸之盛者而已矣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駁者也三代王而粹漢唐王而駁者也

或問魯用王禮何如曰成王以周公勳勞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周公尊矣故禴文王郊后稷皆倣王禮而不備焉周公而上王禮可也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既多豈有非禮而頌之云乎周公而下則僭矣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公問于衆仲始用諸侯禮

也

或曰地方七百里有諸曰信也然則孟子何言乎儉于百里也因閟宮頌僖公復周公之宇而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干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不與焉其何儉于百里也世俗疑周官五百里以其大也是亦不思爾矣諸侯之于天子非若敵國然也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諸侯有其地天子食之稅譬之一郡而已矣魯七百里開方之而四十九殆半王畿也今之大郡不有半京畿者乎

或問聖人之道固不容雜也何吾子之不一也曰天地之中一物耶抑萬物也養人者不一物闕一則病矣聖人之道譬諸朝

廷朝廷也者豈一種人哉處之有禮故能一也女子在內男子在外貴者在上賤者在下親者在先疏者在後府史胥徒工賈牧圉各有攸居而不相亂也夫所以謂之一也他人之不一則闐闐耳終日紛紛而無有定次也夫所以謂之雜也世俗患其雜則拘于一是欲以一物養天下之人也臼而不受采則人皆縞素矣何足以觀之哉其歸于諸子而已矣

聖人無高行何謂也曰聖人之行必以禮也禮則無高矣夫其高者出于禮也異于人也故能赫赫之如彼也孔子事親無異稱居喪無異聞立朝無異節何也安禮也出于禮者非聖人也矯世者之為之也敢問聖人有過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豈無過哉或曰孔子謙也曰仲虺之美成湯改過不吝豈成湯之謙也哉世俗之說者則謂聖人無過顏子不貳猶或為之辭徒使人君之恥過也而不欲聞之也

孔子之為司寇也不聞其改法度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愼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馬牛者不豫賈必早正以待之也世俗之說者不曰正其身徒囂囂以疾人之法度其亦非孔子之志也

大哉孔子吾何能稱焉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仰之彌高也則吾以為極星考之正之舍是則無四方矣鑽之彌堅也則吾以為磐石據之依之舍是則無安居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則吾以為鬼神生之斂之舍是則無庶物矣他人之道借曰善焉有之可也無之可也夫子之道不可

須臾去也不聞之是無耳也不見之是無目也不言之是無口也不學之不思之是無心無精爽也尙可以爲人乎哉吾于斯道夜而諷之矣晝而讀之矣髮班班而不知其疲矣終沒吾世而已矣

常語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爲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諸侯事天子孟子勸諸侯爲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順爾矣孟子當周顯王時其後尙且百年而秦幷之嗚呼孟子忍人也其視周室如無有也

余隱之曰孟子說列國之君使之行王政者欲其去暴虐行仁義而救民于水火爾行仁義而得天下雖伊尹太公孔子說其君亦不過如此彼五霸者假仁義而行陽尊周室而陰欲以兵强天下孟子不忍斯民死于鬬戰遂以王者仁義之道詔之使當時之君不行仁義而得天下孟子亦惡之矣豈復勸諸侯爲天子哉

朱子曰李氏罪孟子勸諸侯爲天子正爲不知時措之宜隱之之辯已得之但少發明時措之意又所云行仁義而得天下雖伊尹太公孔子說其君亦不過如此語亦未盡善不若云行仁義而天下歸之乃理勢之必然雖欲辭之而不可得也

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嗚呼是猶見人之鬬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殺之貨可得也雖然他人之鬬者耳桓公管仲之于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奈何

余隱之曰孔子謂管仲如其仁言仲之似仁而非仁也又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言仲有攘卻夷狄之功也至謂其小器奢僭不知禮言仲之不能圖大致遠也夫奢僭不知禮之人豈得為仁乎其所以九合諸侯者假仁而行以濟其不仁耳宜曾西之所不為也昔成湯以七十里為小國之諸侯伊尹相之以王于天下齊以千里之國而相管仲管仲得君之專行國政之久功烈如彼其卑童子且羞稱之況大賢乎有好功利者必喜管仲仁者不為也管仲急于圖霸藉周室以為之資爾謂桓公管仲之于周如救父祖吾弗信之矣

朱子曰夫子之于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節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于此而已至于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邪曾西之恥而不為蓋亦有說矣李氏又有救鬬之說愚以為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鬬而私其財以為子舍之藏者也故周雖小振而齊亦寖強矣夫豈誠心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爾隱之以為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于

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未可爲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年事勢且言己志非爲管仲發也

大哉孔子之作春秋也援周室于千仞之壑使天下昭然知無二王削吳楚之葬辟其僭號也諱貿戎之戰言莫敢敵也微孔子則春秋不作微春秋則京師不尊爲人臣子不當如是哉嗚呼孟子其亦聞之也哉首止之會序會王世子尊之也其盟復舉諸侯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洮之盟王人微者也序乎諸侯之上貴王命也美哉齊桓其深知君臣之禮如此夫使孟子謀之則桓公偃然在天子之位矣世子王人爲亡人之不暇孰與諸侯相先後哉

余隱之曰春秋之時周室衰微天王不能自立以至下堂而見諸侯當是時徒擁其虛位爾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未嘗說之使尊周室及夫公山氏之召乃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聖人之知幾也嗚呼知幾其神矣乎苟惟說諸侯使之尊周諸侯不得目肆而强者必生變則是速其滅周也先見之幾豈陋儒所能知哉或曰齊晉尊周非歟曰齊晉志在霸業不得不尊周也孟子距孔子之時又百有餘歲則周之微弱可知矣若管仲之功可爲孔子爲之矣孔子不爲孟子安得爲之乎孔子作春秋寓一王之法正天下之名分使亂臣賊子知所懼孟子以王者仁義之道說諸侯使之知有君臣父子而杜僭竊篡弒之禍正得夫春秋之旨但學者有所

未究爾又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未嘗不欲當時之君尚德而不尚力豈復使諸侯偃然在天子之位哉齊桓之于管仲學焉而後臣之任賢之專固無愧于湯武惜乎桓公無王者量管仲無王佐才徒相與謀託周室以號天下而成霸者之業爾爲君而內亂醜惡爲臣而亡禮僭奢何足道哉首止之會尊王世子復舉諸侯而不敢與盟洮之盟序王人于諸侯之上以尊王命君臣之禮固盡矣其志在于圖霸不得不爾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于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于經以明君臣之義于萬世非專爲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李氏未之思也隱之以孟子之故必謂孔子不尊周又似諸公以孔子之故必謂孟子不合不尊周也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

或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爲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瓜衞風也非仲尼刪乎正而不譎魯語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雖不道無歉也嗚呼霸者豈易與哉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恧焉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蓋聖人之意也

余隱之曰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乎天下諸侯擅相侵伐强陵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吾夫子憂之乃因魯史而修春秋以代王者之賞罰是而非非

善善而惡惡誅姦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
亂臣賊子懼觀夫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會者無國無之惟
齊之會以尊王室爲辭夫子屢書之攘戎狄而封衛衛人思
之作木瓜之詩夫子取之伐楚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
征不復夫子有正而不譏之言夫子亟言之者以是時無能
尊王室故進之爾然以權詐有餘而仁義不足功止于霸此
夫子之徒所以無道之也儗人必于其倫謂使齊桓能有終
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恧過矣
朱子曰春秋序桓績蓋所謂彼善于此論語論桓文之事猶
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使當時無端木氏之問則令之說者必
有優劣之分矣詩錄木瓜卽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衛人之

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爲盡可法哉李氏詆孟子而甚長齊桓
尊管仲至以文王太公比之反易顛倒如此良由不識聖賢
所傳本心之體故不知王道之大而易牖于功利之淺爾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紂一人惡邪衆人惡邪衆皆善而紂獨
惡則去紂久矣不待周也夫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同之者可
遽數耶紂存則逋逃者曷歸乎其欲拒周者人可數邪血流漂
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故荀卿曰殺者皆商
人非周人也然則商人之不拒周審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又
曰甚哉世人之好異也孔子非吾師乎衆言讙讙千徑百道幸
存孔子吾得以求其是虞夏商周之書出于孔子莫誰不知孟

子一言人皆畔之畔之不已故今人之取孟子以斷六經矣嗚呼信孟子而不信經是猶信他人而疑父母也

余隱之曰魯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宏景注易與本草孰先陶曰注易誤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爲知言唐子西嘗曰宏景知本草而未知經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三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止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爲多豈示訓之意哉經注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爲畔經是亦惑矣謂虞夏商周之書出于孔子人宜取信詩非孔子之刪乎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則是周無遺民也請以此說爲證

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積亂矣諸侯皆欲自雄苟說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義之竿而湯武爲之餌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尋謂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義又豈速售之物也子嗜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噲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周室其爲桀紂乎盛之有衰若循環然聖王之後不能無昏亂尙賴臣子扶救之爾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幾家家可以行仁義人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孟子自以爲好仁

吾知其不仁甚矣

余隱之曰湯居亳小國也伊尹相湯使之伐夏救民桀雖無道天子也君也湯有道諸侯也臣也伊尹胡不說湯率諸侯而朝夏乎行李往來至于五就觀時察變蓋已熟矣不得已爲伐夏之舉致湯于王道固非盛德之事後世莫有非之者以能躬行仁義順天應人故也自非伊尹之聖安能任其責哉文王在豐亦小國也文王之于紂與湯之于桀事體均也其所以異者時焉而已觀其得太公而師事之伐崇遏莒戡黎雖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亦以厭數未歸得以盡其臣節至武王則赫然有翦商之志又況商紂罪惡貫盈又過于桀而此十亂之賢爲之輔相雖欲率諸侯遵文考之道而事紂莫可得矣此所以興牧野之師而建王業也孟子之于列國說之以行仁政者不過言治岐之事而已說之使爲湯武者不過以德行仁而已說之以行王道者不過乎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已未嘗說之使伐某國誅某人開疆拓土大統天下而爲王也若孟子者眞聖人之徒歟識通變之道達時措之宜不肯枉尺直尋柰何時君咸謂之迂闊于事終莫能聽納其說仁義之道不獲見于施設以濟斯民所以不免後世紛紛之議嗚呼說其君使爲湯武以爲不仁乃以桓公管仲爲仁乖繆如是安得有道之士與之正曲直哉

朱子曰辯已得之但李氏所云家家可以行王道人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此三句當畧與之辯愚謂

王道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由孔子而下下而爲臣固家家可以得而行矣湯武適遭桀紂故不幸而有征誅之事若生堯舜之時則豈將左洞庭右彭蠡而悍然有不服之心邪其在九官羣后之列濟濟而和可知矣如此則人人爲湯武又何不可之有

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今之學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說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應之曰行其道而已乎則何必紂之失之也何憂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賢人之輔尺地一民皆紂之有何害諸侯之行王道哉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親無將不容纖芥于其閒而學者紛紛彊爲之辭

余隱之曰不談王道樵夫猶能笑之孰謂學而爲士反不知道乎謂之王道者卽仁義也君行王道者以仁義而安天下也君行霸道者以詐力而服天下也孟子說其君以仁義不猶愈于說其君尙詐力歟且天下不可以詐力得也尙矣得民心斯得天下假仁義而行民心且不可得況能王天下乎仁義之道萬世之所常行天下之所共由民生之所日用也

今乃謂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爲非果何理耶觀其應學者之言皆增損其詞而非議孟子君子無取焉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魯自文公廢朝享之禮祭而孔子不去其羊者欲使後世見其羊猶能識其禮羊亡禮亦亡矣孟子欲勿毀明堂其意亦猶是也明堂在泰山之下周天子巡狩朝諸侯之所適在齊也非齊之建立也存之不爲僭亦可以見王政之大端如以爲諸侯不用而毀之則後世之君不惟不知王政將謂後世不可復行矣此孟子所以勸齊勿毀之也而謂孟子勸齊宣居明堂取王位抑何燭理不明而厚誣孟子歟

朱子曰李氏此段之意不謂天子庶人不可並行王道但謂孟子所論文王與紂之事爲不然爾當辯之曰孟子之時有信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勢與文王不同非謂文王計欲取紂而不能也人人可行王道已辯于前但孟子時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時措之不同又不可執一而論隱之之辯似未中李氏之失也

學者又謂孟子權以誘諸侯使進于仁義仁義達則尊君親親周室自復矣應之曰言仁義而不言王道彼說之而行仁義固知尊周矣言仁義可以王彼說之則假仁義以圖王唯恐行之之晚也尚何周室之顧哉嗚呼今之學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經樂王道而忘天子吾以爲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君臣之義以明孔

子之道以防亂患于後世爾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學者之迷惑聊復有言

余隱之曰泰伯曰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噫是果泰伯之說邪使其說行害理傷教也大矣余請易之曰無六經則不可而孟子尤不可無無天子則不可而王道尤不可無嘗試言之易詩書禮樂春秋之六經所以載帝王之道爲致治之成法固不可無也孟子則闢楊墨距詖行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然後異端以息正道以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業不墜此孟子所以爲尤不可無也經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史曰天子建中和之極其可無之乎夫所謂王道者天子之所行六經之所載孟子之所說者是也孰謂其可無哉無王道則三綱淪九法斁人倫廢而天理滅矣世之學者稍有識見不爲此言豈好事者假設淫辭託賢者之名以行于世乎學者宜謹思之

朱子曰李氏難學者謂孟子以權誘諸侯之說孟子本無此意是李氏設問之過當畧明辯之天下可無孟子不可無六經可無王道不可無天子隱之之辯已得之愚又謂有孟子而後六經之用明有王道而後天子之位定有六經而無孟子則楊墨之仁義所以流也有天子而無王道則桀紂之殘賊所以禍也故嘗譬之六經如干斛之舟而孟子如運舟之人天子猶長民之吏而王道猶吏師之法今曰六經可以無孟子天子可以無王道則是舟無人吏無法將焉用之矣李

氏自以爲悼學者之迷惑而爲是言會不知己之迷惑也亦甚哉

運判劉長民先生牧 別見泰山學案

盱江學侶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 見上高平家學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韓氏家學

僕射韓先生忠彥

韓忠彥字師樸安陽人忠獻長子徽宗時以吏部尚書拜門下侍郎進左僕射封儀國公與曾布不協累降磁州團練副使復太中大夫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嘗入元祐黨籍 參史傳

韓氏門人

徽猷趙無愧先生君錫

趙君錫字無愧洛陽人文定公安仁孫母亡事父不違左右夜則寢于傍凡衾裯薄厚衣服寒温藥石精粗飲食旨否櫛髮翦爪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及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其父每出必扶掖上下至雜立僕御中嘗從謁文潞公潞公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爲法及改宗正丞時增諸宗院講書教授官而逐院自備緡錢爲月餽貧者或不能以時致宗師輒移文督取先生言國家養天下士于太學當不較其費安有教育宗室令自行束脩之理詔悉從官給拜御史中丞即上疏勸哲宗親講學廣諮問爲躬政之漸知河南府徙應

天因清明出郊具奠杜衍張昪張方平趙槩王堯臣蔡抗蔡挺之塋邀七家子孫陪祭于側時人傳其風義紹聖中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卒紹興六年贈徽猷閣直學士參史傳忠宣家學高平再傳

縣尉范先生正平

范正平字子夷忠宣次子也學行甚高雖庸言必援孝經論語忠宣卒詔特增遺澤官其子孫先生推與幼弟紹聖中爲開封尉按后戚向氏墳兆忤蔡京及京當國言先生矯撰父遺表又謂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申使蔡克明傳二聖虛行之意遂逮先生及之儀克明同詣御史府先生將行其弟正思曰議行狀時兄方營葬冗參預筆削者正思也兄何爲哉先生曰時相意屬我且我居長遂就獄捶楚甚苦皆欲誣服獨克明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于御前請寶印出注籍于內東門使從其家得元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又驗內東門籍皆同其遺表入事諸子以朝廷大事防後患不敢上之繳申潁昌府印寄軍資庫自潁昌取至亦實獄遂解先生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先生家屬死者十數人會赦得歸潁昌唐君益爲守表其所居爲忠直坊取所賜世濟忠直碑額也先生告之曰此朝廷所賜施于金后揭于墓隧假寵于范氏子孫則可若于通途廣陌中爲往來之觀以聳動庸俗不可也君益曰此有司之事君何預焉先生曰先祖先君功名人所知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異時不獨吾家詒笑君亦受其責矣竟撤去之先生退閒久益工詩尤

長五言著有荀里退居編以壽終參史傳

梓材謹案呂紫微童蒙訓多引先生語謝山學案劄記言北宋宰輔范文正家登學案者三世六人文正四子外先生其一也然先生之弟子默亦以學行著因並錄之

范子夷說

仲尼聖人也才作陪臣顏子大賢也簞食瓢飲後之人不逮孔顏遠矣而常嘆仕宦不達何愚之甚

爲事須由衷若矯飾爲之不免有變任誠雖時有失亦不覆藏使人不知但改之而已

附錄

呂紫微童蒙訓曰范子夷能世其家嘗言其家學不卑小官居一官便思盡心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學聖人也若以爲州縣之職徒勞人耳非所以學聖人也

又曰忠宣公當國子夷是時官當入遠不肯州父恩例求移近卒授遠地後爲祥符尉當紹聖初與中貴人爭打量地界不屈待罪去

范先生正思

范正思字子思忠宣次子正平字子夷之弟也

梓材謹案子思當作子默攷忠宣文集補編子夷傳云弟正思字子默學行亦爲士林所推居忠宣憂哀毀過甚因感疾釋服不調者十年是可知先生之概作子思者因陳了齋說而誤耳

附錄

陳右司曰范子思所知所守過于其兄范氏家學便有使處忠宣門人

朝請李姑溪先生之儀

李之儀字端叔滄洲人登第三十年乃從蘇文忠于定州幕府歷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史后豫言其嘗從蘇軾辟召勒停徽宗初提舉河南常平坐爲忠宣遺表作行狀編管太平遂居姑熟久之徙唐州終朝請大夫先生能爲文有姑溪集若干卷雲濠案姑溪前後集七十卷惜其晚年押一妓以生子再爲郭功父所發于行有不揜云

盱江門人

書記孫介夫先生立節

孫立節字介夫寧都人也師事盱江而與南豐爲友經術深醇嘗作春秋傳泰山先生見而嘆曰吾力所未及者盡發之皇祐五年進士王安石行新法謂曰吾條例司官非得明敏如子者不可先生笑曰相公過矣立節非爲此官者趨而出後爲鎮江軍掌書記二子勰勵皆有名

徵君徐先生唐別見安定學案

文定會南豐先生鞏別見廬陵學案

李氏門人高平三傳

徵君韋獨樂先生許

韋許字深道蕪湖人李端叔弟子也不事科舉築室湖上楊曰獨樂黃山谷陳了翁俱重之元祐諸公之貶士大夫畏禍雖素所親亦不敢相聞先生每遇之則力爲之周急政和中多薦之者未及用紹興初宰相薦之高宗命之以官且曰當今誰知元

祐人有韋許者乎許雖受命然以了翁所贈稱爲湖陰居士終身不改云

孫氏家學

知州孫先生覿

孫覿字志康寧都人立節子有父風讀書博洽年未弱冠受業東坡終不睥所學守正不撓元祐三年擢進士居官以勁直聞知湖廣岳州寓于東未幾卒所著有文集四十卷參姓譜

隱君孫先生勵

孫勵字志舉立節季子涉獵經史尤工詩偕兄覿從東坡遊氣節凜然弟宥從仕臺府舉遺逸不應卜居延春谷東坡楊其舍曰竹林隱居年七十無疾而逝同上

孫氏門人

教授胡環中先生埜

胡埜字德林寧都人也孫介夫弟子方雅好古端凝介特講學于長春谷藏書萬卷自稱環中居士以八行薦成政和八年進士累官婺州教授睦寇至官吏遁去先生嘆曰先世以勇顯吾以八行起豈可上負朝廷下慙先世城陷不降舉家死之事聞官其從子二人所著有諸經講義

韓氏續傳

知州韓貫道先生冠卿

韓先生宜卿並見清江學案

盧陵學案表

歐陽脩 高平同調

子發

子棐

焦千之

呂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呂希績

呂希純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子奉世

劉敞

王回 見上盧陵門人

劉攽

江端禮 別見安定學案

陳舜俞 別見安定學案

丁騭

張巨

胡宗愈

王安石 別爲荆公新學畧

曾鞏 弟肇

李撰 子彌遜 子彌大 子彌正

陳師道

蘇軾

蘇轍 並見蘇氏蜀學畧

王回

徐無黨 別附 蔣之奇

鄭耕老 廬陵續傳

尹洙

呂公著 別爲呂范諸儒學案

梅堯臣

並廬陵許友

蘇洵 別爲蘇氏蜀學者
廬陵學侶

鄞縣全祖望補本

慈谿馮雲濠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廬陵學案

祖望謹案楊文靖公有言佛入中國千餘年秖韓歐二公立得定耳說者謂其因文見道夫見道之文非聖人之徒亦不能也尭公之沖和安靜蓋天資近道稍加以學遂有所得使得遇聖人而師之豈可量哉述廬陵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亦謝山所特立底稾殘闕亦多以史傳參補

高平同調

文忠歐陽元叔先生脩

歐陽脩字元叔吉州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親誨之學家貧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及冠疑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泱泱弗振先生得昌黎遺稾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幷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文正仲淹以言事貶在朝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先生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閒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徒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文正使陝西辟掌書記先生笑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歷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韓范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先生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先生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范文正之貶饒州也先生與尹洙余靖皆以直文正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先生乃爲朋黨論以進先生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奬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先生以特詔除之保州兵亂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都轉運使陞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奏從二千人分

隸諸郡富鄭公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先生遇于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先生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鄭公悟而止方是時杜祁公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先生慨然上疏爭之于是邪黨益忌先生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羣小畏而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先生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先生出聚譟于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丞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先生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累遷至參知政事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先生引喪服記謂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厭攸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唯蔣之奇說合先生意先生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慮之思所以自解先生婦弟薛宗孺有憾于先生造帷薄不根之誦摧辱之之奇即上章劾先生神宗初即位欲深護之使詰之奇問所從來辭窮坐黜先生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

府辭不拜徙蔡州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王氏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先生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且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于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顧其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于至理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曾子固王介甫蘇洵父子布衣屏處未爲人知先生卽游揚聲譽謂必顯于世凡經賞識率爲聞人好古敏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于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雲濠案先生所著尙有毛詩本義十六卷左傳節文十五卷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歸田錄二卷　東坡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後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歐陽子　參史傳

易童子問

童子問曰乾元亨利貞何謂也曰衆辭淆亂質諸聖爻者聖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則乾無四德而文言非聖人書乎曰是魯穆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

童子問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何謂也曰其傳久矣

而世無疑焉吾獨疑之也蓋聖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執于象也則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易之闕文多矣

童子問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謂也曰釋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易用變以爲占故以名其爻也陽過乎亢則災數至九而必變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也陰柔之動多入于邪聖人因其變以戒之故曰利永貞

童子問曰屯之彖象與卦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屯之卦辭曰勿用有攸往彖曰動乎險中大亨貞動而大亨其不往乎象曰君子以經綸不往而能經綸乎曰居屯之世者勿用有攸往衆人也治屯之時者動乎險而經綸之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侯

童子問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何謂也曰蒙者未知所適之時也處乎蒙者果于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蒙有時而發也患乎不果于自修以養其德而待也

童子問曰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何謂也曰需須也事有期而時將至也雲已在天澤將施也君子之時將及矣少待之焉飲食以養其體宴安和樂以養其志有待之道也

童子問曰師貞丈人何謂也曰師正于丈人也其彖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童子曰敢問可以王矣孰能當之曰湯武是已彼二王者以臣伐主其爲毒也甚矣然其以本于順民之欲而除

其害猶毒藥瞑眩以去疾也故其彖又曰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童子曰然則湯武之師正乎曰凡師必正于丈人者文王之志也以此毒天下而王者湯武也湯武以順天應人爲心故孟子曰有湯武之心則可也童子曰吉无咎何謂也曰爲易之說者爲无咎者本有咎也猶曰善補過也嗚呼舉師之成功莫大于王也然不免毒天下而僅得補過无咎以此見兵非聖王之所務而湯武不足貴也

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何謂也曰王氏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得之矣蓋王者之于天下不可以獨比也故建爲萬國君以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萬國之君共比于王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童子問曰同人之彖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彖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何謂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人也類族辨物者同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概必使夫各得其同也人睽其類而同其欲則志通物安其族而同其生則各從其類故君子于人則通其志于物則類其族使各得其同也

童子問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何謂也曰聖人急于人事者也天人之際罕言焉惟謙之彖畧具其說矣聖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無以異也然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則與天地鬼神合矣

童子問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何謂也曰于此見聖人之用心矣聖人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樂也薦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與焉衆人之豫豫其身爾聖人以天下爲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憂爲己憂以天下之樂爲己樂

童子問曰觀之彖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何謂也曰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于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童子曰順民先王之所難與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童子問曰剝不利有攸往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者何謂也曰剝陰剝陽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于此時而止與屯之勿往異矣屯之世衆人宜勿往而君子動以經綸之時也剝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時也剝盡則復否極則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虛天道也是以君子尚之故順其時而止亦有時而進也

童子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者何謂也曰天地之心見乎動復也一陽初動于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于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其彖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矣童子曰然則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豈非靜乎曰至日者陰陽初復之際也其來甚微聖人安靜以順其微至其盛然後有所爲也不亦宜哉

童子問曰大過之卦辭曰利有攸往亨其彖曰君子以獨立不

懼遯世无悶者其往乎其遯乎曰易非一體之書而卦不爲一人設也大過者橈敗之世可以大有爲矣當物極則反易爲之力之時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不以爲利而不爲者矣故居是時也往者利而亨遯者獨立而无悶

童子問曰坎之卦曰習坎其彖曰習坎重險也者何謂也曰坎因重險之象以戒人之愼習也習高山者可以追猿猱習深淵者至能泅泳出沒以爲樂夫險可習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也是以聖人于此戒人之習惡而不自知誘人于習善而不倦故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也 上卷

童子問曰咸取女吉何謂也曰咸感也其卦以剛下柔故其彖曰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童子又曰然則男女同類與曰男女睽而其志通謂各睽其類也凡柔與柔爲類剛與剛爲類謂感必同類則以柔應柔以剛應剛可以爲咸乎故必二氣交感然後爲咸也夫物類同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異類而合然後見其感也鐵石無情之物也而以磁石引鍼則雖隔物而應象曰觀其所感而萬物之情可見者謂此類也童子又曰然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果異類乎曰天下之廣蠻夷戎狄四海九州之類不勝其異也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爲大聖人所以爲能

童子問曰恆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何謂也曰恆之爲言久也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久于其道者知變之謂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來與天偕行而

不息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代謝循環而不息故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

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

童子問曰遯亨小利貞何謂也曰遯陰進而陽遯也遯者見之先也陰進至于否則不進利矣遯者陰進而未盛陽能先見而遯猶得小利其正焉

童子問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何謂也曰日君象也而下入于地君道晦而天下暗矣大哉萬物各得其隨則君子嚮晦而入宴息天下暗而思明則君子出而臨衆商紂之晦周道之明也因其晦發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則聖人貴之乎曰不貴也聖人非武王而貴文王矣

童子問曰家人利女貞何謂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曰是何言與彖不云乎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也曰然則何爲獨言利女貞曰家道主于內故女正乎內則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禍未有不始于女子者也此所以戒也嗚呼事無不利于正未有不正而利者聖人于卦隨事以爲言故于坤則利牝馬之貞于同人則利君子貞于明夷則利艱貞于家人則利女貞

童子問曰睽之彖與卦辭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睽之卦曰小事吉彖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曰小事睽則吉大事睽則凶也凡睽于此者必有合于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則上下交而爲泰是謂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則否矣聖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

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其象又曰君子以同而異
童子問曰履險蹈難謂之蹇解難濟險謂之解二卦之義相反
而辭同皆曰利西南者何謂也曰聖人于二卦辭則同而義則
異各于其彖言之矣蹇之彖曰往得中也解之彖曰往得衆也
者是已西南坤也坤道主順凡居蹇難者以順而後免于患然
順過乎柔則入于邪必順而不失其正故曰往得中也解難者
必順人之所欲故曰往得衆也
童子問曰損損下益上益損上益下何謂也曰上君而下民也
損民而益君損矣損君而益民益矣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此之謂也童子又曰損之彖曰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象曰君
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謂也曰嗚呼君子者天下繫焉非
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忿慾爾自益者遷善
而改過爾然而肆其忿慾者豈止一身之損哉天下有被其害
者矣遷善而改過者豈止一身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者矣童
子曰君子亦有過乎曰湯孔子聖人也皆有過矣君子與衆人
同者不免乎有過也其異乎衆人者過而能改也湯孔子不免
有過則易之所謂損益者豈止一身之損益哉
童子問曰史不利即戎何謂也曰謂其已甚也去小人者不可
盡蓋君子者養小人者也小人之道長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
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則必使小人受其賜而
知君子之可尊也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養小
人史剛決柔之卦也五陽而一陰決之雖易而聖人不欲其盡

決也故其彖曰所尙乃窮也小人盛則決之衰則養之使知君子之爲利故其彖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極而必反不可以不懼故其象又曰居德則忌

童子問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其彖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何謂也曰困亨者困極而後亨物之常理也所謂易窮則變變則通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其曰險以說者處險而不懼也惟有守于其中則不懼于其外惟不懼則不失其所亨謂身雖困而志則亨也故曰其惟君子乎其象又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者是也童子又曰敢問貞大人吉无咎者古之人孰可以當之曰文王之羑里箕子之明夷

童子問曰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逆莫大乎以臣伐君若君不君則非君矣是以至仁而伐桀紂之惡天之所欲誅而人之所欲去湯武誅而去之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童子又曰然則正乎曰正者常道也堯傳舜舜傳禹禹傳子是已權者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變也湯武是已故其彖曰革之時大矣哉云者見其難之也童子又曰湯武之事聖人貴之乎曰孔子區區思文王而不已其厚于此則薄于彼可知矣童子又曰順天應人豈非極稱之乎何謂薄曰聖人于革稱之者適當其事爾若乾坤者君臣之正道也于乾坤而稱湯武可乎聖人于坤以履霜爲戒以黃裳爲吉也

童子問曰革去故而鼎取新何謂也曰非聖人之言也何足問革曰去故不待言而可知鼎曰取新易無其辭汝何從而得之

夫以新易舊故謂之革若以商革夏以周革商故其象曰湯武革命者是也然則以新革故一事爾分于二卦者其誰乎童子又曰然則鼎之義何謂也曰聖人言之矣以木巽火亨飪也

童子問曰震之辭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何謂也曰震者雷也驚乎百里震之大者也處大震之時衆皆震驚而獨能不失其守不喪其器者可以任大事矣故其象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者謂可任以大事也童子曰郭公夏五聖人所以傳疑象之闕文柰何曰聖人疑則傳疑也若震之象其辭雖闕其義則在又何疑焉

童子問曰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何謂也曰艮者君子止而不爲之時也時不可爲矣則止而以待其可爲而爲者也故其象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于斯時也在其位者宜如何思不出其位而已然則位之所職不敢廢也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之謂也

童子問曰歸妹征凶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其卦辭凶而象辭吉何謂也曰合二姓具六禮而歸得其正者此象之所謂妹者也若婚不以禮而從人者卦所謂征凶者也童子曰敢問何以知之曰咸之辭曰取女吉其爲卦也艮下而兌上故其象曰上柔而下剛男下女是以吉也漸之辭曰女歸吉其爲卦也艮下而巽上其上柔下剛以男下女皆與咸同故又曰女歸吉也歸妹之爲卦也不然兌下而震上其上剛下柔以女下男正與咸漸反故彼吉則此凶矣故其象曰征凶位不當也

者謂兌下震上也童子曰取必男下女乎曰夫婦所以正人倫禮義所以養廉恥故取女之禮自納采至于親迎無非男下女而又有漸也故漸之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者是已柰何歸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

童子問曰兌之彖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兌說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莫大于此矣而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者非順天應人則不可由是見小惠不足以說人而私愛不可以求說

童子問曰萃聚也其辭曰王假有廟渙散也其辭又曰王假有廟何謂也曰謂渙爲散者誰與易無其辭也童子曰然則敢問渙之義曰吾其敢爲臆說乎渙之卦辭曰利涉大川其彖曰乘木有功也其象亦曰風行水上渙而人之語者冰釋汗浹皆曰渙然則渙者流行通達之謂也與夫乖戾分散之義異矣嗚呼王者富有九州四海萬物之象莫大于萃可以有廟矣功德流行達于天下莫大于渙可以有廟矣

童子問曰節之辭曰苦節不可貞者自節過苦而不得其正與物被其節而不堪其苦與曰君子之所以節于己者爲其愛于物也故其象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者是也節者物之所利也何不堪之有乎夫所謂苦節者節而太過待于己不可久雖久而不可施于人故曰不可正也童子曰敢問其人曰異衆以取名貴難而自刻者皆苦節也其人則鮑焦於陵仲子之徒是矣二子皆苦者也

童子問曰小過之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何謂也曰是三者施于行已雖有過焉無害也若施于治人者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過也蓋仁過乎愛患之所生也刑過乎威亂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

童子問曰既濟之象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者何謂也曰人情處危則慮深居安則意怠而患常生于怠忽也是以君子既濟則思患而豫防之也

童子問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何謂也曰未濟之象火宜居下而反居上水宜居上而反居下二物各失其所居而不相濟也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于所宜居之方以相爲用所以濟乎未濟也 中卷

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衆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惑世也然有附託聖經其傳已久莫得究其所從來而覈其眞僞故雖有明智之士或貪其雜博之辯溺其富麗之辭或以爲辨疑是正君子所愼是以未始措意于其間若余者可謂不量力矣邈然遠出諸儒之後而學無師授之傳其勇于敢爲而決于不疑者以聖人之經尚在可以質也童子曰敢問其畧曰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聖人于其象曰陽在下也豈不曰其文已顯而其義已足乎而爲文言者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陽在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潛之爲言隱而未

見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聖人所以成其德業者可謂詳而備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義盡于此矣俄而又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其德行常簡以知阻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者謂六爻而兼三才之道也其言雖約其義無不包矣又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而說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繫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又曰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其說雖多要其旨歸止于繫辭明吉凶爾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數說者其畧也其餘辭雖小異而大旨則同者不可以勝舉也謂其說出于諸家而昔之人雜取以釋經故擇之不精則不足怪也謂其說出于一人則是繁衍叢脞之言也其遂以爲聖人之作則又大謬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簡其義

愈深吾不知聖人之作繫衍叢脞之如此也雖然辯其非聖之言而已其于易義尙有未害也而又有害經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是謂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則又非四德矣謂此二說出于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圖者八卦之文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蓋八卦者非人之所爲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然則八卦者是人之所爲也河圖不與焉斯二說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說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則卦又出于蓍矣八卦之說如是是果何從而出也謂此三說出于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見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後世惟恐異說之攻之也其肯自爲二三之說以相牴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書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說者自相乖戾尙不可以爲一人之說其可以爲聖人之作乎童子曰于此五說亦有所取乎曰乾無四德河洛不出圖書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貞則聖人于彖言之矣吾知自堯舜以來用卜筮爾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童子曰是五說皆無取矣然則繁衍叢脞之言與夫自相乖戾之說其書皆可廢乎曰不必廢也古之學經者皆有大傳今書禮之傳尙存此所謂繫辭者漢初謂之

易大傳也至後漢已爲繫辭矣語曰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
滕薛大夫也繫辭者謂之易大傳則優于書禮之傳遠矣謂之
聖人之作則僭僞之書也蓋夫使學者知大傳爲諸儒之作而
敢取其是而舍其非則三代之末去聖未遠老師名家之世學
長者先生之餘論雜于其門者在焉未必無益于學也使以爲
聖人之作不敢有所擇而盡信之則害經惑世者多矣此不可
以不辯也吾豈好辯者哉童子曰敢問四德曰此魯穆姜之所
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隨而爲隨元亨利貞說也在襄公
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數十年而始贊易然則四
德非乾之德文言不爲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謂左氏之傳春
秋也竊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說是左氏之過也然乎曰

不然彼左氏者胡爲而傳春秋豈不欲其書之信于世也乃以
孔子晚而所著之書爲孔子未生之前之說此雖甚愚者之不
爲也蓋方左氏傳春秋時世猶未以文言爲孔子作也所以用
之不疑然則謂文言爲孔子作者出于近世乎童子曰敢問八
卦之說或謂伏羲已受河圖又俯仰于天地觀取于人物然後
畫爲八卦爾二說雖異會其義則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學之
士牽合傅會以苟通其說而遂其一家之學爾其失由于妄以
繫辭爲聖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爲之說也河圖之出
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則伏羲受之而已復何所爲也八卦之文
不具必須人力爲之則不足爲河圖也其曰觀天地觀鳥獸取
于身取于物然後始作八卦蓋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

義其創意造始其勞如此而後八卦得以成文則所謂河圖者何與于其開哉若曰已受河圖又須有爲而立卦則觀于天地鳥獸取于人物者皆備言之矣而獨遺其本始所受于天者不曰取法于河圖此豈近于人情乎考今繫辭二說離絕各自爲言義不相通而曲學之士牽合以通其說而誤惑學者其爲患豈小哉古之言僞而辯順非而澤者殺無赦嗚呼爲斯說者王制之所宜誅也童子曰敢問生蓍立卦之說或謂聖人已畫卦必用蓍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義可知矣其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者謂始作易時也又曰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者謂前此人有蓍聖人之將作易也感于神明而蓍爲之生聖人得之遂以倚數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爾故漢儒謂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者用此說也其後學者知幽贊生蓍之怪其義不安則曲爲之說曰用生蓍之意者將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數起之義害于二說則謂已畫卦而用蓍以筮欲牽合二說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義豈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蓍以筮則大衍之說是已大抵學易者莫不欲尊其書故務爲奇說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則曲爲牽合而不能通也童子曰敢請益曰夫諭未達者未能及于至理也必指事據迹以爲言余之所以知繫辭而下非聖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叢脞而乖戾也蓋畧舉其易知者爾其餘不可以悉數也其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云者質于

夫子平生之語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觀乎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而乾坤無定策此雖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于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說卦雜卦者筮人之占書也此又不待辯而可以知者然猶皆迹也若夫語以聖人之中道而過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則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童子曰既聞命矣敢不勉

下卷

文集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歐陽公易童子問三卷據此補入又案序錄引楊文靖言佛入中國千餘年秖韓歐二公立得定耳文忠本論中下足與韓文原道諫佛骨表等篇並傳千古故幷入之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于無可柰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此

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
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
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于南畝
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于邪僻也于是爲制牲
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自于其不耕休力之時
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
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
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
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
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
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

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
呼何其備也蓋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
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于物者洽
浸之以漸而入于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
于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
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
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幷天下盡去三代
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彊其爲治之具不備
防民之漸不周佛于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
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幷游惰之姦起
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

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于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靦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于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柰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彼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于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逐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本論中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于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孼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柰何教之

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于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于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于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趨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趨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閒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于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髮于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

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百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爲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于所謂蒐狩婚媾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須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于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柰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爲俑者不仁蓋歎乎啟其漸而至于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于作

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于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于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與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舍是而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于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 本論下

附錄

呂紫微童蒙訓曰榮陽公嘗言少時與叔祖同見歐陽公至客次與叔祖商議見歐陽公敘契分求納拜之語及見歐陽公既敘契分即端立受拜如當子姪之禮公退謂叔祖曰觀歐陽公禮數乃知吾輩不如前輩遠矣

施德操曰歐公語易以謂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爲之耳韓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辯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

汪玉山與呂逢吉書曰歐陽公作濮議謂范堯夫傅欽之呂獻

可趙大觀皆誣誦英宗以取直名其後章惇以此書納之禁中
歐陽公有知當悔怍于地下矣以此知文字不可不慎
呂東萊與周子充書曰歐陽公每以平心自許濮議之成蓋在
治平之後辭氣尚有餘怒以此知臨事之難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以經爲正而不汨于章讀箋詁此歐陽氏
讀書法也然其間節目甚多固未易言以其學考之雖能信經
而失事理之實者不少
又曰歐陽氏語文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始悟人之窮力
苦心于學問文辭者徒欲藻飾其身聖賢之事業非所以責之
也
又曰歐陽氏策爲三代井田禮樂而發者五似歎先王之道不
得行于後世者然其意則不以漢唐爲非豈特不以爲非而直
謂唐太宗之治幾乎三王則不必論矣
王厚齋曰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爲怪妄東坡云著于易見于論
語不可誣也南豐云以非所習見則果于以爲不然是以天地
萬物之變爲可盡于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蘇曾皆歐陽公
門人而議論不苟同如此

廬陵講友

舍人尹河南先生洙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博學深于春秋爲文謹嚴舉進士累遷起
居舍人唐末以來文章寖敝先生與穆伯長倡爲古文以矯時
所尚自是文風少變云 參姓譜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 別爲范呂諸儒學案

員外梅先生堯臣

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侍讀學士詢從子也工爲詩以深遠古淡爲意開出奇巧初未爲人所知用侍讀蔭爲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引與酬唱一府盡傾歐陽公自以爲不及大臣累薦宜在館閣召試賜進士出身爲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與修唐書未奏而卒寶元嘉祐中仁宗有事郊廟輒獻歌詩又嘗上書言兵注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二十卷毛詩小傳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先生家貧喜飲酒賢士大夫多從之遊時載酒過門善談笑與物無忤云 參史傳

盧陵學侶

文公蘇老泉先生洵 別爲蘇氏蜀學畧

盧陵家學

大理歐陽先生發

歐陽發字伯和盧陵人文忠公之長子少師安定盡傳其古樂鐘律之說不治科舉業文忠謂其得文昭之學以父蔭官至大理寺丞所著有古今系譜圖宋朝二府年表年號錄

梓材謹案大理傳本在安定學案考宋史先生本傳卒年四十六蘇軾哭之謂其得文忠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流也當以范忠宣銘之移入盧陵以見歐陽子之家學

直閣歐陽先生棐

歐陽棐字叔弼文忠中子廣覽强記能文詞年十三時見文忠著鳴蟬賦侍側不去文忠撫之曰兒異日能爲吾此賦否因書

以遺之用蔭爲祕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官以親老不仕文忠卒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文忠自作也服除始爲審官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爲天荒請之吏具成牘至先生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卻之衆共白曰泰橫于漢南久可卻邪先生竟持不與泰怒譖于布徙知路州旋又罷去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祕閣知蔡州奉詔罷覆折之令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參史傳

附錄

呂滎陽曰朝廷獎用言者固是美意然亦不可不審歐陽叔弼最爲靜默自正獻當國常患其不來而劉器之攻之以爲奔競權門器之賢者猶有此誤況他人乎

廬陵門人

祕閣焦先生千之

焦千之字伯强潁州焦陂人也從歐陽公學稱上弟其時同門之士如曾南豐王深父皆以文學名而先生最有得于躬行歐陽公知潁州呂正獻公爲通判正獻日與公講學其于諸弟子中獨敬先生延之館使子希哲輩師事焉耿介不苟終日危坐未嘗妄笑語諸生有不至則召之坐面切責之不少假借其後希哲兄弟雖徧從安定泰山康節伊川諸公遊然其學所以成者內則正獻及其夫人督課甚嚴外則先生之力正獻歸京師以先生偕歐陽嘗贈之詩所云有能掇之行可謂仁者勇是也

後以遺逸薦爲祕閣校理知無錫呂待制希純知潁州築宅于城南以居先生潁人稱曰焦館

侍讀劉公是先生敞

劉敞字仲邈父新喻人學者稱爲公是先生舉慶歷進士廷試第一編排官王堯臣其內兄也以親嫌自列乃以爲第二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夏竦歿賜謚文正先生疏駁之三上改謚文莊方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閒先生諫曰王事莫重于樂今儒學滿朝辯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爲袁盎笑也權度支判官徙三司使吳充以典禮得罪先生因對極論之帝曰充能官京亦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相容耳對曰陛下寬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也帝深納之奉使契丹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先生曰此所謂駮也爲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使還求知揚州徙鄆州時蜀人龍昌期著書傳經以詭僻惑衆文潞公薦諸朝賜五品服先生與歐陽公俱曰昌期違古畔道學非而博王制之所必誅未使卽少正卯之刑已幸矣又何賞焉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深淺昌期聞之懼不敢受賜先生以識論與衆忤求知亂興軍拜翰林侍讀學士先生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時兩宮方有小人間言諫者或訐而過直先生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

理諷也患眩瞀疾子告帝固重其才每燕見他學士必問先生安否帝食新橙命賜之疾少閒復求外以爲汝州旋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先生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畧尤精于天文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案而讀之因以攷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爲文尤贍敏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子公主九人立馬卻坐頃之九制成歐陽脩公每于書有疑折簡來問對其使揮筆答之不停手公服其博長于春秋爲書四十卷行于時

參史傳

公是先生弟子記

孔叔問曰人之性必善然則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可乎劉子曰可愚智非善惡也雖有下愚之人不害于爲善善者親尊尊而已矣孔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聞一以知二回也聞一以知十然則其亦有聞十而知一聞百而知一吳愚智之不可移如此

孔叔曰以人性爲善道不可廢以人性爲惡道不可廢以人性爲善惡混道不可廢然則學者雖毋言性可也劉子曰仁義性也禮樂情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人情爲禮樂也非人情無所作禮樂非人性無所明仁義性者仁義之本情者禮樂之本也聖人惟欲道之達于天下是以貴本今本在性而勿言是欲導其流而塞其

源食其實而伐其根也夫不以道之不明爲言而以言之不及爲說此不可以明道而惑于言道不可以無言而迷于有言者也

雲濠謹案公是先生弟子記四庫書目入子部儒家類語多可采今特采其與廬陵問答者二條亦可見其學之一斑云

謝山公是先生文鈔序曰予嘗謂文章不本于六經雖其人才力足以淩厲一時而總無醇古之味其言亦必雜于機變權術至其虛矯恫喝之氣末流或一折而入于時文有宋諸家廬陵南豐臨川所謂深于經者也而皆心折于公是先生蓋先生于書無所不窺尤篤志經術多自得于先聖所著七經小傳春秋五書經苑中莫與抗故其文雄深雅健摹春秋公穀兩家大小戴記皆能神肖當時先生亦自負獨步虎視一時雖歐公尚以不讀書爲所誚而歐公不敢怨之世或言先生卒以此忤歐公今稽之墓志始知其不然也梓材案黃浩翁跋先生帖謂劉侍讀交忠公門人也浩翁及見先生此語當得其實觀謝山所云蓋先生之于廬陵及門而未心折者耳邵氏聞見後錄言呂汲公終身重敬原父之學知先生之見重當世如是又案先生之弟公非先生被薦于文忠亦得列廬陵之門也

舍人劉公非先生放

劉放字叔贛父公是先生之弟也學者稱爲公非先生與公是同登科第仕州縣二十年始爲國子監直講歐陽文忠公與趙公槩薦試館職歷知曹州兗州亳州襄州蔡州孫莘老蘇文忠等言其博記能文章政事俾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召拜中

書舍人著書百卷九邃史學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專職漢史
參史傳

附錄

劉靜春曰吾家原父貢父二先生高才博物風節凜然惜其與
關洛同時而不偕之講學

雲濠謹案原父貢父邃父貢父卽贛父古今字耳

縣令陳先生舜俞別見安定學案

正言丁先生隲

丁隲字公黙蘇州人嘉祐進士以經學倡後進尤長于易春秋
爲文自成一家官太常博士元祐中爲左正言五上章論何正
臣治獄殘酷巧詆刻深甚于羅織黨錮事載國史著有文集二
十卷參姑蘇志

直講張先生巨

張巨字微之晉陵人嘉祐中舉明經薦爲國子監直講王荆公
新法行乃引去時論高之先生嘗從安定學復與蔣之奇胡宗
愈丁隲同學易于歐陽公著易解十卷

簡修胡先生宗愈

胡宗愈字完夫晉陵人文恭從子舉進士甲科爲光祿丞文恭
得請杭州英宗問子弟誰可繼者以先生對召試學士院神宗
立累遷至同知諫院王介甫用李定爲御史先生言御史不因
鷹得是殆一出執政意卽大臣不法誰復言之蘇頌李大臨不
草制坐絀先生又爭之介甫怒出判眞州元祐初以吏部右司

郎中進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御史中丞請刪差法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拜尚書右丞于是諫議大夫王覿論其不當而劉安世韓川孫覺等合攻之朝廷依違踰年出覿潤州而言者愈力乃罷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府蜀人安其政召爲禮部尚書遷吏部卒年六十六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謚簡修參史傳

文公王臨川先生安石 別爲荆公新學畧

文定曾南豐先生鞏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公見而奇之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判越州遷知齊州累徙襄州洪州福州最後徙明亳滄三州先生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各自爲書將合而爲一加先生史館修撰專典之不以大臣監總既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于訓辭典約而盡尋掌延安郡王薨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年六十五先生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于委廢單

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平生喈書家藏至二萬餘卷手自讎對雖白首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餘卷所著文集曰元豐類稿（雲濠案四庫書目采錄元豐類稿五十卷其續稿四十卷外集十卷並佚）其文開闔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旨遠要其歸必止于仁義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呂申公嘗告神宗以先生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參史傳）

附錄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曾某不附王安石流落外補汲汲自納于人主其辭皆諂而哀要之其文與識皆未達于大道

問南豐云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以誠心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亦未可也故加之以至意樂之用工夫卻在誠心至意上否陳潛室曰此用論語意從致知上發源皆先儒所不道南豐屢屢言之度越諸公遠矣但其說樂處語不瑩耳樂者極至之意是他知好工夫到後自見此境界耳若用一物以樂之即非所以爲樂（木鐘集）

文忠蘇東坡先生軾

文定蘇潁濱先生轍（並見蘇氏蜀學畧）

縣令王先生回

王同字深父侯官人先生敦行孝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所爲而不爲小廉曲謹以求名譽由進士爲衞眞簿有所不合稱病自免作告友曰古之言天下達道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其義廢則人倫亡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也夫婦之合

人情也君臣之從衆心也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由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可與辱大道之行公於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爲達道也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爲世姑求其肖告吾過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退居潁州从之不肯仕在廷多薦者治平中以爲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卒先生在潁川與處士常秩友善熙寧中秩上其文集補其子汾爲郊社齋郎參史傳

梓材謹案焦祕閣傳云同門如曾南豐王深父皆以文學名故以先生次南豐

教授徐先生無黨

徐無黨氏康人從歐陽氏叔學古文詞氏叔嘗稱其文曰進如水湧山出又云其馳騁之際非常人筆力可到嘗註五代史妙得良史筆意皇祐中以南省第一人登進士第仕至郡教授

別附

文穆蔣穎叔之奇

蔣之奇字穎叔宜興人舉進士元祐初累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坐責守汝州徙慶州徽宗立拜知樞密院事崇寧元年知杭州以棄河湟事奪職降中大夫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三年卒嘗入元祐黨籍後錄其陳紹述之言盡復官職謚文穆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爲文穆端明記云文穆在熙寧元祐崇寧推爲博聞强識之儒會在禁林記諸典章文物之舊曰逸史至數百卷是亦北宋一魁儒也惜其受知盧陵因患姦邪之目轉劾盧陵爲瑜不掩瑕耳

焦氏門人 盧陵再傳

待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庶官呂先生希績

待制呂先生希純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劉氏家學

僉樞劉先生奉世

劉奉世字仲馮新喻人邠父子夭資簡重有法度以進士歷官至樞密直學士僉書院事坐黨籍累貶謫居沂亮以赦歸復端明殿學士優于吏治尚安靜文詞雅贍最精漢書學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怍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也正須安以處之 參史傳

劉氏門人

縣令王先生同 見上盧陵門人

江季恭先生端禮 別見安定學案

曾氏家學

文昭曾曲阜先生肇

曾肇字子開南豐人南豐先生之弟也舉進士累官至龍圖閣學士坐黨籍安置汀州數年歸潤而卒先生天資仁厚而容貌端嚴自少力學博覽經傳爲文溫潤有法其調黃巖簿也邵安簡公聞其賢請爲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聞風踵至授經無虛席

後更十一州類多善政雲濠案先生著有曲阜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奏議十二卷尚書講義八卷遜英殿故事一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內制集五卷又曾氏譜圖一卷楊龜山狀其行紹興初謚曰文昭參史傳

會氏門人

通判李先生撰

李撰字子約吳縣人受業南豐官至通判袁州以興學校爲先務有文翁常袞風雲濠案先生著有毛詩訓解二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文集五十卷史贊論五卷龜山楊文靖公誌其墓子彌遜彌大彌正

正字陳後山先生師道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好學苦志年十六以文謁曾子固大奇之許以文著時晁受業焉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先生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子固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文忠軾傅獻簡堯俞孫莘老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爲祕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敘之先生高介有節安貧樂道于諸經尤窣詩禮爲文精深雅奧喜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纔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奧學至行或莫之聞也初遊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獻簡欲識之先以問秦少游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獻簡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

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于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少游延致先生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常欵之邪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于今而親于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雖然有一于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欵段乘下澤候公于上東門外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潁時東坡知州事待之絕厚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先生賦詩嚮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此學者稱爲後山先生參史傳

附錄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陳師道所師獨曾鞏至與孔子同稱然其云學欲至之捷而守之迂識欲覺之先而持之後見理未盡而執志甚堅惜乎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後山詩仰看一鳥過虛負百年身甚有深意

李氏家學 廬陵三傳

侍郎李鈐溪先生彌遜

尚書李先生彌大 合傳

李彌遜字似之吳縣人通判撰子弱冠以上舍登大觀三年第調單州司戶累官起居郎以封事劄切貶知盧山縣改奉嵩山祠廢斥隱居者八載宣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諸郡皆警備

先生率勇士邀斬甚衆靖康初召爲衞尉少卿出知瑞州二年建康牙校周德叛單騎招降之時李綱行次建康先生與謀誅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改淮南運副後奉與國宮祠知饒州召對首奏當堅定規模排斥姦言輔臣有不悅者以直寶文閣知吉州陛辭帝曰行召卿矣七年秋遷起居郎先生自政和末以上封事得貶垂二十年及復居是職直前論事鯁切如初冬試中書舍人奏六事曰固藩維以禦外侮嚴禁衞以尊朝廷練兵卒以壯國勢節財用以備軍食收民心以固根本擇守帥以責實效時駐蹕未定有旨料舟給卒以濟宮人先生繳奏曰事雖至微懼傷大體帝嘉納之試戶部侍郎秦檜再相惟先生與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八年上疏乞外甚力詔不允

趙豐公罷相檜專國贊帝決策通和胡忠簡銓上疏乞斬檜范如圭曾開抗聲折檜皆遭貶逐先生乃請對言金使之請和欲行君臣之禮有大不可帝詔廷臣大議檜邀先生至私第曰政府方虛員苟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悅答曰彌遜受國恩深厚何敢見利忘義今日之事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次日再上疏言愈切直檜大怒先生引疾九年春再上疏乞歸田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端州改知漳州十年歸隱連江西山十二年檜追仇向者譴言之臣嗾言者論先生與豐公王庶曾開四人同沮和議于是先生落職十餘年閒不通時相書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以終其身二十三年卒朝廷思其忠節詔復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雲濠案先生著有筠溪集二十

四卷弟彌大字似矩官刑工戶三部尚書參史傳

祖望謹案先生在兄弟中最以風節著至其講學則固未有聞也予攷其經紀胡邦衡之家事而贈以遠竄之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故亨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曰無我方能爲大事曰天將任之必有所摧折曰建功立名非知道者不能曰學必明心記問辯說其餘也然則先生之講學者深矣

其歸隱連江也張忠獻公爲治田宅力辭不受

吏部李先生彌正

李彌正字似表通判子官吏部郎兼史館上書忤秦檜指爲趙忠簡公黨人廢二十年

廬陵續傳

機宜鄭先生耕老

鄭耕老字穀叔莆田人紹興十五年進士明州教授以薦召見孝宗擢國子監簿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著詩易中庸洪節論孟訓釋參閱書詩書說

立身以力學爲先力學以讀書爲本今取六經及論語孟子孝經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

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九十字且以中材為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以天資稍鈍中材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使入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里諺曰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為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生其勉之

梓材謹案此說有作歐陽公讀書法者其數諸經先孝經次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次孟子次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次尚書次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次禮記九萬九千一十字次周禮次春秋左傳先後字數微有不同又云九經正文通不過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五字童子日誦三百字不五年畧可上口是先生之說蓋本歐公而字數有異爾又其闕佛亦與歐公同故移水心文集一段于後而特為立傳云

附錄

葉水心志其墓曰穀叔嘗著仁義禮樂扶中截流等論推明聖人之道歸于中正不偏常行不厭而佛者以寂滅無為亂之此性命道德之蠹

劉氏績傳

縣令劉先生恭

劉恭字伯協南城人紹熙元年進士知瑞安縣象山嘗作書言郡縣官貪殘之害以告大吏先生以其人家世方盛若極言之恐攖其怒且居是邦非其大夫或于名分未安象山答以向來區區之意不在利害至于理之所在必爭雖匹夫不可犯先生又以道大何所不容為辭象山以不知務示之

梓材謹案是傳謝山稾底列象山門人顧象山與書一稱之以門下再尊之以來示又自遜曰敬虛心以俟教則先生特象山講友初未及象山之門也攷楊誠齋集先生為新吉守誠齋與之書曰近世人物之盛莫江西若者江西

人物之盛又莫劉氏若者公是公非二先生借以道鳴如古文篇何必減原道如弟子所記何必減法言如西垣訓詞何必減西京家傳正學之派心授斯文之脈不在執事而在誰乎據此則先生固承二劉家學者不必附之陸門矣故移入于此

宋元學案卷四終